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六目錄

疏引

募建清涼山射虎川茶菴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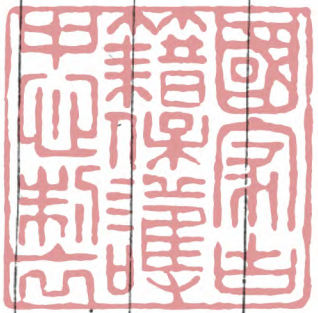
代高南華啟言引

重修清苑縣儒學疏引

爲王惠迪乞言引

重修大寧都司儒學疏引

爲老母七十壽乞言引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六

清苑郭棻快圃著

疏引

募建清涼山射虎川茶菴疏引

竊惟名山磅礴秀連恒嶽之華佛土清涼高頻滄溟
之旭率嚴疏其靄瑞載號四埵文殊記廼莊嚴聿分
五座盛夏積千年之古雪琪花益艷于香岩隆冬覆
正月之繁霜珍卉如沾夫玉露逐境絕非常境遊人
閒雜仙人誠震旦之奇觀瀛環之淨土也趙魏雷恤
臺夏屋之蹟隋唐傳天池金閣之名以故靄異踵生

因而篇章多有繼茲以往疆域攸分越是而還游蹤
遂邇洪惟我 皇上一大統以升猷徠八荒而建業
揆文奮武雍熙粵媿于堯年懷嶽柔河歌咏負遠乎
周頌于是春秋省耕歛 翠華臨三輔之陞因而蒐
狩代遊觀 黃幄幸五臺之麓山靄肅迓雲霞與舍
利同輝木客深藏松柏共娑蘿並茂白日現西方之
瓔珞三十二妙相來朝中國 聖人半天排上界之
幢幡一百八佛名喜覩太平 天子袈裟滿地偏袒
而拜 龍鑾鐘鼓傳空聚族而迎 豹罕 宸情嘉
象 盛典維新迺有白額從風以興爰發 彤弓應

茲而倒自茲地爲勝蹟肇錫川以佳名戒僧寂澄幸
際 皇儀之燁赫謀築禪刹恭揚 昭代之馨香弗
寧安蒲團于函丈且欲灑甘露于衆生願力維弘貲
財頗浩頃者持鉢而走 輦下繕疏而募日邊厘善
念而建隆規侈非同于白馬青鴛不須捨宅集羣力
以襄懿舉功有顯于四臺三會惟冀鋪金倘蘭若起
乎一峰前可無古矧醍醐灌乎衆頂後亦傳今矣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啟言小引

代高僊友昆弟

背樹春敷幸小人有毋夢花筆燉羨君子以文挹芳
潤于詞園颺綺章于壽域脫能集粹實足榮親家慈
王太安人口授孝經耳提家訓四子皆邀一命恒教
莫愧科名七旬爰拜 五花切誠當酬 君德某等
雖內叨卿寺外備郎官慚非致身之臣豈是克家之
子競焉冰檠未因人語杼投惕矣堯箴常念客來薦
剗矧子復有子慈顏每動于含飴孫且重孫燕喜正
濃于著鄰值此辰當設悅將爲壽欲稱觴火棗冰梨
不羨神僊之珍瑰潘江陸海有懷才子之菁英披露

鄙衷承風雅教倘蒙錦章載錫奚啻華袞生榮懇合
校戴當奕葉

重修清苑縣儒學疏引

教化莫大於人倫明倫莫先於學校學校莫重於宮
牆自三代以迄今茲未之有異焉者也哉自天子以
至於大夫未有教化不興學校不舉頽壁宮牆不脩
而能一道德以同風俗者學校顧不重歟今之守令
古之諸侯大夫也今之儒學古之頽壁宮牆也在郡
者郡守主之在州邑者州守邑令主之亦既主之則
其脩舉與廢墜庸第鐘鼓籩豆之司與詩書羽籥之
習也哉考績者於是乎觀政焉問俗者於是乎採風
焉視子大夫之明幽也則亦視爾多士之隆替也不

寧惟是黨有庠家有塾鄉學社學卽閭里之耆年與
都鄙之保正亦靡不與有責焉矣况哀然而垂紳戴
縱號爲顯人達士者乎吾邑儒學之敝且頽者十年
餘已最尊者爲 大成殿今乃風雨未除烏鼠未去
謂明禋何最重者爲明倫堂今乃簷閒之聲竟飛堵
前之草可鞠謂肄習何且戟門之戟插地楹星之楹
檻霜矣四齋可以臥看北斗兩門不能畫禦南薰矣
謂觀瞻何嗟乎古人掃地而設祭破壁而得經蓋亦
言其樸而無文毀而不滅云爾若乃委宮牆於草莽
混阜比於泥塗斯亦吾道之衰而邑人之羞也

歲夏日茶過儒學步履瞻禮觀茲凋敝惘惘者移晷
因念唐平章王播歸里第過木蘭寺見壁閒碧紗籠
所題詩喟然曰此吾少時所游也命新之古人游跡
所及尙無忘丹雘况茲懷鉛握槧鼓篋橫經地耶余
愧也滋甚一日謁邑侯時公語次及之公慨然曰某
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語云千狐之腋可以成裘一寸
之壤可以積丘邑之薦紳縫掖以及素封者民脫有
同心式匡式輔或蠲或輸脫帶寺前不猶愈于鋪金
祇樹者虜因與余黷畫所需旣詳且悉約去秋而從
事不謂去年無秋又約今年夏而從事不謂今年又

無夏且幾幾乎無秋幸大中丞于公至率所屬齋虔用禱甘澍霑足時公喜曰是可從事矣否則某之責也余感公有是心而又慮公無是力何也方公之來宰吾邑也秦楚正用兵如熊如羆日索芻糶以千計如日如月日索輪蹄以百計公碌碌然了公事於馬背餐粗糲於草壠三年勞勩手口卒瘁未幾而早魃爲虐民無半菽請捐請賑之不遑呼癸呼庚而莫塞一粒一莖皆心皆血逢人晤語含酸蹙額余嘗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有所賙貸知其有所補苴也茲雖慨然而興是心未卽優然而有是力促膝躊躇於邑者久之無已則亦復理曩者干狐寸壤之說乎公曰然因出一冊弁之疏詞將以告吾里之紳耆耆耆年而長者素封而慕義者余誦其詞懃懃懇懇稱乾竺刹宇之隆傷鄒魯俎豆之替其所以激厲而感動之者亦云至矣諸君子其忍負之哉況學校爲教化之地人倫風俗道德文章胥於是乎出不第關邦大夫之考績明幽也失今不修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已邑人士其勗諸

爲王惠迪乞言引

禮饗老人星典重南丹之算詩爲春日酒儀推東序
之文社結洛陽冉冉畫圖皆仙客師稱絳縣皤皤間
里自達尊蓋壽已以壽人斯尙德而尙齒惟我惠迪
王太翁融金成質追玉得章家在烏衣族是夔龍之
舊門多朱桁名居元凱之中綺歲婆婆娑于菀林獨向
瑯嬛菟枕秘隱心繾綣于道圃聿將桐葛附巾箱人
頌太倉公士仰南州士銀管書德班管書文渡蟻與
轡龍同述橘泉在里洙泉在家戲禽與調象并嫺生
也綏慶長而吐鳳旣壯好學垂老成書誥非今日之

鄭康成吾鄉之文中子乎至若謝庭生玉樹正聞紫
綬下蒼梧燕山有桂香共見白眉舞綵裏着膝三呼
大父孫旣抱孫傳家四世一經祖復授祖人生光景
若此天倫樂事何如太翁老未釋恭盍簪弗挾長者
友健能行樂銜杯常入少年場卽從體地而有貞可
識後天之不老歲除之前二日慶遇揆辰籌添之第
七旬祥開壽域吾輩或敬梓或如蘭同屬坐春立雪
之倫爾時日懸車日錫杖當爲稱觴納履之獻合遐
邇而成禮何殊蓬海仙來指禎瑞以颺言定有瑤池
母降非燕許大筆莫紀崢嶸須李杜名章迺傳馨馥

擬製錦屏于畫錦願集華祝如春華謹啟

重修大寧都司儒學疏

代高彬如太守

奎壁近天門天上麗文章之府河山雄 帝里帝家

資畿輔之華重師儒以造人才問何地懸鏞設鼓建

學校而崇經術忍隨時飄雨搖風蓋梵宇布金 東

方聖人寧遂不如西土而堪輿琢玉左龍吉氣還須

莫讓右砂不惟名教攸存聿曰文風是繫茲如保陽

巨郡大寧上庠作屏翰于神臯地原首善際風雲于

盛代人盡奇英才子族舊家近在高陽佛名經甲第

弗遺上谷某承乏二千石受事七十朝視俎豆而臨

頽林竊冀竹苞松茂課詩書而開絳帳何期塵滿苔

封秘閣藏經詎可賦吳宮花草瓊池濛藻不堪嘆周
道黍苗况樓祀 文昌太乙猶聞燎若祠存啟聖靈
光獨見巋然回棟舊飛雲頓使斜陽臥柳珠簾曾捲
雨乃教冷月栖鴉凡茲文物之頽胥吾長吏之咎維
新筮鼎雅事願告于同人經始兆升正材尙須乎大
有敬啟於諸君子咸興水木之思敢名之爾大夫竟
成丹腹之美坡仙玉帶莫矜只付闌茶鐘傳珉碑共
許遐追闕里盛舉好乘乎辛神歲德弘功作誌之亥
字老人謹疏

老母七十壽乞言引

古無以文字爲壽者有之自近今始蓋以弗祿介之
自天華珍致之自人有無豐嗇疇其能取攜之增益
之也人子之于父母未有不欲極其尊養者至限于
德才絀於勢分則亦無如何也已獨是親有懿行大
節蘊積平生爲之子者誼難賡颺而稱道之且其才
不足以形雅成頌抑鬱於中有如在疚乃當吾世者
有大人君子焉持月旦之準擅著作之譽仰而祈之
儻獲其一言之表章是何減於弗祿華珍也耶然則
近今之以文字爲壽也洵亦有道乎矧如茶之陋劣

瑣尾者乎小人有母爲 誥封張太恭人生長德門
嬪德淳備未可纖悉稱述其巨行善節可宣彤管者
蔡敬爲先生長者畧言之母氏于歸先贈大夫時丁
先祖母變家務倉皇先伯母病弗克任家慈綜理周
當大禮以襄族黨稱之事繼祖母雷敬戒有加不數
月繼祖母患痢侍藥餌者三閱月調羹粥滌便器必
躬必親久而無厭倦色先贈大夫七上公車厄于數
奇已卯八月京兆方試士家慈齋戒禮斗陳先贈大
夫所爲古今文詞于案致禱曰有才如足屢試屢放
人且扼擘神其謂何夜夢朱衣偉人來告曰文者無

祿祿者無文讀書積善貽爾子孫覺而大驚悟先贈
大夫下第歸家慈舉所夢以質先贈大夫指蔡曰其
在斯乎于是督課諸子不少假貸庚辰先贈大夫見
背鍵戶深居毋績于室兒誦于堂紡紝之紅未輟咿
唔之聲弗停如是十年如一日甲申兵燹燎原敝郡
不守舉家嗒然若喪計無復之家慈呼集男女指而
示之曰若避此若避彼獨畱蔡與仲弟于外曰伯可
無虞仲微遇難終皆吉語畢啟室旁草薦納諸女嬪
穉幼于中蓋地窖也當城守戒嚴時已預圖之矣事
後所語若合符節聞 皇清定鼎舉手加額曰吾屬

得安堵矣甲申遣蔡應選貢試蔡有難色曰勿疑勿
畏若可售也蔡以貢士入成均乙酉遣蔡應京兆試
曰若可售也蔡又以貢士濫鄉薦丙戌將應南宮試
瀕行靜俟家慈一語乃云少年登第古人以爲不幸
此語然否蔡卽識此行之無濟丁亥己丑三獻三刑
蔡失意放浪不自檢束忽昇先贈大夫木主于庭跪
蔡庭下讓責交加蔡愧悔莫知所出于是遣蔡乞恩
就教職又三年而倖一第選庶常家慈若先知之而
明教之者丙申外謫蔡介介不欲往家慈曰爾何見
之淺耶雷過常多雨帆迴更待風爾生有異兆不當

主兵農錢穀事何悻悻之有蔡八年于外事更多故
狂奴故態灑然若失繼而病病且尪羸家慈私謂人
曰官兒學有進矣甲辰量移廷尉屬又八年而以纂
修世祖章皇帝實錄遂邀恩環復家慈亦若先

知之而隱教之者蔡家世貧乏雖仕宦廿年總是冰
銜家無長物一姊兩弟兩妹五男一女婚嫁無愆期
壯穉皆成立蔡生平不識牙籌悉家慈區畫而拮据
之也苦節三十餘年里人士有以公乞旌表言者家
慈力止之曰守節嬾人之本分事子不官旌之已不
必子官矣旌之得無隣于私矧身荷國恩綸誥榮賁

安事此耶今年六月年登古稀蔡將歸而稱觴私念
立朝居官絕無善狀物躬行已多有悔尤而數卷殘
編一顛皓髮何以娛老親于堂上耶因見近今有以
文字為壽者事簡而文道雅且重敬述家慈懿行大
節伏乞先生長者俯賜鴻章無吝椽筆俾蔡得編貝
聯珠合璧集錦歸而懸于草廬之素壁設有望氣者
曰箕尾之分燕趙之間文章光氣翰墨星芒晶輝翕
動是即茶舞綵酌酒時矣榮慶當不減于第祿華珍
也敬啟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七目錄

表

征朝鮮大捷表

纂修大清一統志表

擬畿輔亢旱清理刑獄甘雨大沛表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七

清苑郭泰快圃著

表

征朝鮮大捷表

御試第一名

伏以聖武聿昭赫濯宣威牙日出王猷允塞糾桓奏
 凱于天陲赤羽動瑀戈橫海將軍封定海黃旄揮練
 甲勤王旅士在擒王指島嶼以鳴鉦風偃江洲之艸
 剪鯨鯢而獻泮弓懸松岳之巔聲震高麗風行下瀨
 臣等誠懽誠計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皇不廢兵戰蚩
 尤于涿鹿帝能服遠舞干羽于虞階故戎乘三千周

紀方叔之烈而大功十二齊傳仲父之謀至若殷裔
之封乃屬漢置之郡鐵船衝海市楊僕出萬里而揚
威犀甲破蜃樓李勣逾三旬而奏勦縱使遐荒勒石
何常絕域標銅萬弩迎潮欲射蛟惟聞神武三驅合
野能開網允頌皇仁茲蓋伏遇

陛下堯天開

子舜日出寅旋乾柱而轉坤維洪濛再闢吞日精而
吐月魄靈異叠徵開萬年有道之基肇百世無疆之
祉奠鰲背掣龍脚風雲霧縠豈曰高山其荒耀麟符
絢鳳彩祥瑞崢嶸蓋荷維天之命水天桂海疇弗賴
所併幪蒲子穀侯自咸覲其汪濊蠢茲螺殼輒敢陸

梁按朝鮮之一區據扶餘者三姓高璉王建豈殷叔
父之苗穢貊辰韓非周老子之邑魂遊海上影彼度
索餘花魚戲釜中暖茲龍芻小草乃不知事大謬欲
處強致逢王怒之赫斯不庭則討爰命師干而比爾
有罪曰征電掃雲驅花渡旌旄揮奕奕星陳山布熊
津鉦鼓震闐闐儼同秋籜之摧折風巾真折矣何異
泰山之壓平壤境不平乎大君繫頸而伏驪江情輸
納欵小腆免冠而銜狼筆命待受降秬酒麻衣未見
秋毫之犯白唾黃漆願爲貢篚之材奚煩諸葛七擒
不復反矣可比采薇六月曷旋歸哉鴨綠波明暎將

軍之喜色牡丹香散聽卒伍之歌聲豈非全師而歸
定是有功必賞臣等請纓無志學劍多慙受方畧手
廟謨十不失一運機謀于紀律百可當千不言功功
歸帝座則有慶慶洽臣隣伏願奮武揆文安內攘
外篤祐以對天下兆烏流魚躍之祥懷柔而及百神
紀海宴河清之瑞將見皇風翔于萬里卜年卜世卜
澗卜瀝遠越乎姬符帝命式于九圍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同歸于禹甸矣

纂修大清一統志表

伏以泰階奏平衡蒲穀來萬邦之賀皇圖開景錄車
書大一統之規繪鰲奠于版章東西朔南歸掌握擴
龍銜于戎索山川人物盡文章聲教遐昌規模弘遠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景姚華五服
編于禹貢王推姬祚九土辨自周官班固修炎漢之
書地里有志郭璞誇馬晉之域山海爲經迨至官闕
職方因而國無通典道元註水不過源流支派之言
靈運記山芴及草木昆蟲之類雖登天府徒號輿圖
未有方中而宮繡錯牙交聯赤縣海外有截星羅碁

布拱皇州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陛下德懋

函三治隆定一熙洽遙通乎浮竹雕題繡齒盡來王
聲霽肆布乎扶桑桂海冰天胥向化猶念圖標王會
僅傳瑤琨篠簜之儀卽如籍列方言未悉蟋蟀蒹葭
之美爰申巽命用譜坤維五嶽上應乎五星孰爲青
而孰爲白四瀆分疏乎四氣若用淪而若用排彙括
堯天區分禹甸燕韓曰日輦比于豐沛邠岐梁宋踞
天心宛在嵩丘河洛齊魯皆文學傳聞家戶之絃歌
吳越多俊民想見江山之秀麗楚爲蜀戶雄以成風
險而有要固可並見其人情晉與秦鄰儉須中禮勇

貴急公不妨直書其風俗江表之提封最曠嶺南之
風物甚奇至於百粵七閩大約沮洳瘴癘喜其久沐
華風以及貴竹滇雲雖多蛇虺猺獞錄之共歸王化
燥濕剛柔卽有異照臨覆載自無私欲識民生當詳
物產如分時代必考人才宜速彙成一書卽是藜閣
千年之史更冀區爲各類何殊豳風七月之詩天語
丁寧總欲俯求民莫帝心丙照願言仰副宸裁臣等
識見拘墟才思就簡不出戶而知天下慚居秀士之
名能聚米以畫山河愧說將軍之畧欽承如綍卽思
放眼于乾坤勉效祭魚敢不嘔心于歲月伏願勤思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
三重慎式九圍永奠金甌益期可大而可久恒調玉
燭勿謂已治而已安將見萬國來同天寶盡航梯之
筐百靈效順物華徵陬澁之鄉矣

擬畿輔亢旱清理刑獄甘雨大沛表

伏以聖人代天而雨堯仁滂沛于宥三王者畫地成
風湯網愷惻于解一赤縣慰雲霓之望黃扉祥雷電
之章應捷桑林恩流園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一言竊惟天地亦有刑賞曰雨露曰雷霆帝王豈無
恩威在明允在欽恤故欲雨暘之時若惟期生殺之
攸宜自雲漢興歎於周朝徒勤圭璧而乾封致誣乎
漢代僅事瘞薶陟神馬于首陽幻從夢境咒神龍以
下鉢法借沙門舞五方之龍何若省刑而出杜冷占
三足之鳥不如按事而遣袁安未有甫邀聖德之寬

平輒覩帝心之嘉應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陛下德峻仁堯哲宣智舜宵旰而勤大政常懷未雨
之綢繆時雍以化下民久動瞻雲之祝頌當茲太和
之宇宙豈有待變之陰陽廼者密雲徒自西郊赤地
神臯無奧草零雨不沾南畝綠疇嘉種有焦花顛令
鑠石者三旬焉望滌場之萬寶豈曰畢宿絕好輒欲
禱之靈巒或者貫索沉寃是宜清茲狴禁特遣元輔
重命近臣謂繁刑原可致災何必鄒陽繫獄而厲鬼
果能化魃安得縱縈上書汝往欽哉勿負用爾爲霖
雨臣拜命矣務期盛世有祥刑玉律金科 國家原

非得已而設深文曲筆臣子當爲平反以申曰貌曰
言曰視曰聽曰思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自無雨泣園
扉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何擇非人何敬非刑自
見風清棘座無忝欽恤之命有符好生之心丹管流
膏七月瑞雲浮碧宇木雞銜露四郊甘澍灑青疇不
致無禾不致無麥西蜀坡仙志喜亦弗大澇亦弗大
旱東齊仲父釋憂欽 朝廷清問之懷驗天人交感
之義臣等志欣德雨名愧商霖信想當然一言濃雲
晝密白雲署解莫須有二字孝女晴翻玉女盆隨草
木以身榮沐 皇家之膏澤飲江河而腹果飫 帝

里之恩波伏願與日俱升如川斯至飛甘吐潤扇仁
颺于九垓八埏灑沈淡災書瑞日于五風十雨梁頌
摘華何須虞寄之美唐箋稱慶自有宗元之奇矣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策

策畧一

策畧二

策畧三

策畧四

策畧五

策畧六

策畧七

策畧八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八
策畧九

策畧十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八

策

策畧一

清苑郭蔡快圃著

天下權之所在即弊之所興不有以大變之淪而益
敝變其法矣而未變其人乘其紛更之際愈得恣行
其私則不如仍守舊章者爲有倫而有要也殆即重
議計典之謂歟向者計典何以停乎曰大計之法不
公也不明也不公不明而因以不當也今者計典何
以復乎曰考滿之法不公也不明也不公不明而因

以不當也夫不公不明而不當果不足以辦法廉而定黜陟變之誠是矣變而復之亦誠是矣亦思計吏之典振古爲昭安得不公安得不明安得不公不明而不當其所以致此者人爲之耳在內者權不操於一人文多舞於羣胥無俟深言在外者非無才智功名之士也無所利而薰其心恒以有官爲苦有所驅而敗其檢不顧害理爲羞日役役焉強顏切齒與小民爭此錙銖乃細入而鉅出暴取而歛納曾不能華其衣而腴其食又何暇爲妻子身家計然豈皆慙不畏法者乎蓋有使之貪而不禁者也平時使之貪而

不禁一旦持衡而殿最之廉者廉而貪者亦廉矣貪者不貪而廉者不廉矣甚則廉者可貪貪者可廉混淆顛倒令人不敢怒而敢笑者是成何吏治哉夫如是雖一歲而一計之祇以爲上官增囊橐耳於澄敘毫無與也今誠深知天下之理亂在民生民生之安危在吏治吏治之淑慝在激揚則當爲變其人之法不必爲變其典之法也夫人而何以變乎一在嚴自陳之核覆也宋蘇軾曰鹵莽於公卿之間纖悉於州縣之吏用法如此宜其心之不服此猶持平之論耳今之大吏豈特不能表率乎且同流合污矣且教猱

升木矣尊官有力不難囊括其屬員下吏何辜祇爲
上司作聚斂乃令其擁金如阜而物議不畏國法不
加安得不相效成風耶今於京察自陳之時嚴爲考
核去一貪黷之大吏則一路受福獎一清白之高官
則四海騰懽豈不甚善一在先方面之糾察也漢之
太守出爲三公刺史之名書於御座臨行命餞入覲
賜茶抑何重也今之藩臬道府卽古之太守刺史稱
此職者百無一二但博督撫歡心不顧屬官泣雨賂
賄請託藩臬以數字爲官符賢否真僞道府視兩司
之意旨督撫求金於方面方面徵璧於有司有司則

橫索而虐攫矣民何堪命乎今於大計之期先察方
面去脂韋而畱骨鯁庶可持妍媸之衡賞清風而罪
貪墨方足定幽明之辨豈不更善乎一在重部院之
改正也往代銓曹必置各省之人台垣專司糾駁之
任亦謂阿大夫未必真賢卽墨大夫未必真不肖可
公論而正之也今之舉劾果足盡憑乎上官旣熾欲
心善宦復多巧計卓異有定額輦金而求者盜跖忽
冒以夷齊貪酷無真名蠅營而免者桃僵遂更爲李
代若止按其考語不敢易其一字不能改其一人是
權全在外吏矣今於會議之際各秉公評毅爲更正

庶天下知內僚難欺不復舞其鼠技僞鼎難售從此
謝其冰山豈不全善乎此三言者皆爲外計而設也
若夫在廷之鴛鴦短長總在堂評九列之公卿才品
必須 睿鑒亦惟公則明明則當而已誠如愚說而
舉行之黜陟未有不當吏治未有不清民生未有不
安天下未有不治者否則仍故智而蹈前轍徒見其
不公不明不當之可嘆也雖計典頒行何濟焉

策畧二

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也一人之天下而必合衆人以
治之而後治衆人者一人治天下之人也爲一人而
治天下亦必合衆人而一之而後天下以治夫衆人
亦難一矣性有不齊也才有不侔也分位又相懸殊
也必欲取而一之雖堯舜有所不能夫其不齊者性
也不侔者才也懸殊者分與位也而無不齊無不侔
無懸與殊者則心耳是心也以之致君則君可聖明
矣以之澤民則民可於變矣顧不重歟然一人思有
以致之一人不思有以致之夫何以致一人思有以

澤之一人不思有以澤之夫何以澤或一人如此以
致之澤之一人又如彼以致之澤之一人以爲如此
則不致而不澤一人又以爲如彼則亦不致而不澤
其乖離紛錯倘如斯也則亦何以爲一人而治天下
也乎凡此者皆不和衷之過也立一法行止有互爭
之嫌更一度遲速有殊主之說大僚之衷不和矣分
猷而意見亦分別署而議論亦別庶僚之衷不和矣
元老急欲建功隳於庶司之格令大僚之衷不和於
庶僚矣百尹亦思靖位抑於三事之忌能庶僚之衷
不和於大僚矣不和則離小者貽譏於執拗大者釀

戢於黨人漢唐皆然有宋爲甚元祐諸君子至今尙
論者不無責脩之詞其他可知矣逮於明季門戶立
而生諉卸諉卸久而成蔽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
故何也曰私也天下惟公則和惟私則乖假公以濟
私則又跡和而心乖護局庇黨弟兄師友亦有陰陽
之詭尙何有於同僚婪貨修嫌天地鬼神竟無忌憚
之心又何有於君父甚矣私之爲患深而烈也雖然
行私之愆在下而去私之權則在上去私之權有力
而化私之權尤有力是在有國家者加之意而已矣
恭繹明問意在和衷此誠當世之至言乎當世所無

者前代黨同伐異之事也聲氣援引之人也清議誹
謗之習也而謂有以禁之而然乎抑有以化之而然
乎皆未也勢不能也有勢所不能者消其不和之跡
亦有勢之所能者伏其不和之萌請以往事爲喻昔
賈誼在漢稱一代才子讀其上文帝諸書真可見諸
施行而絳灌諸公則以爲年少喜紛更未可大用在
賈誼自負有黼黻太平之才在絳灌直以爲草野疎
賤耳侈口而談天下事且翹翹然欲旦夕躋公卿間
其能平乎夫以賈誼之才尙不能和絳灌下此者可
知矣自後人論之謂誼以如此之才之遇而不能委

曲自行其所學良可悼惜而不聞一語以責絳灌則
何也將以爲不諳治體未可過求乎然而大不可爲
訓也帶礪與盟之勳舊皆朝廷實式倚焉乃不思久
安長治之圖好爲苟且目前之計有一人出而言之
且欲行之輒相牴牾而沮抑之也使後世之人謂儒
生不宜言國計新進不宜預秘謀遂借誼以爲口實
皆絳灌階之厲耳雖然誼亦不能無譏焉絳灌諸人
皆一時定冊元老也誼欲行其所學必先有以大服
其心而後委曲開導之使知天下如此則治則安不
如此則不治不安勿爲新奇可喜之說勿爲銷權抑

貴之策俟其羣工大小之間權然無間同寅而協恭也何言之不可行乎乃激昂自命不顧秉鈞者之乖違亦無具甚矣凡此者皆私之爲也賈誼之私在急見其功名絳灌之私在自尊其氣顛不知生才皆本於帝簡安見非吾族之可輕辱賤中亦有王師况與吾比肩而事主奈何私之一至於此乎天下惟公則和惟私則不和非不和也同流合污黨焉已耳豈可語於師師濟濟之美歟然而去私之權與化私之道則在上而不在下 天子者天也天無私王者亦無私夫無私則公矣事權公則强者不能掣弱者之肘

言論公而辯者不能結訥者之舌未有不平心易氣相與有成者未有不推賢讓能相得益彰者夫平心易氣和也推賢讓能和也豈不上媿於都俞咈吁之盛哉然而所稱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非乎其爭也爲公也爲公而爭雖爭亦和爲私而和雖和必爭此斷斷必然者又不在乎區區形跡之間也夫誠和衷矣豈獨上受其益乎下亦受其益豈獨國以爲福乎民亦以爲福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物此志也夫

策畧三

人臣出而圖吾君以身圖之乎抑以心圖之乎必曰以心也一人立一心以圖之乎抑衆人合一心以圖之乎必曰合衆心也此非和衷無由矣夫和與乖相反者也和又與同相類者也三代以上天子而兼宰相之事公卿而擅庶司之能君臣上下若主伯亞旅并力而治其家無所謂分也何合乎無所謂岐也何一乎故和之名不立况禹稷臯夔皆大聖人爲天下極奇極創之事而不必謀於同列任天下極勞極險之責不敢諉之坐觀故和之跡不存迨於後世才愈

小而愈偏心愈私而愈隘有以私而不和者矣牛李
之黨肇於對策之譏吉甫有以公而不和者矣元祐
之爭成於新法之折惠卿有自上而下者矣白馬之
禍慘於唐存由下而上者矣捲堂之文闕於宋已紛
糾悖繆不顧國是而釀陰陽水火之患矣明之季也
無君子之心而僞學君子非小人之才而甘附小人
南北之見橫於胸中聲氣之媒重於性命其爲功名
之成敗與國勢之盛衰不已昭昭然在人耳目間乎
及今論之未有不歸罪於臣下者夫其臣誠過矣揆
生死予奪之權者誰耶知其機之漸啓不難逆折其

萌及其勢之已成不難立破其局乃曰去河北賊
去朝中朋黨難甚矣唐穆宗之失其馭也而世有謂
臣僚不可言和和則成黨夫不和則乖乖不可也不
和則同同亦不可也其在書曰同寅協恭詩曰好是
正直皆言和也精白乃心勦力王室詎非靖共之誼
乎我 國家置官分政滿漢並設旣無黨同伐異之
嫌復無關通附會之跡往代陋習不禁而革矣然和
衷之義猶厯明問之諄以切者將無謂從龍之耆彥
與振鷺之新班人非素識心難遽服乎且語言文字
各不相習而典例情法未能咸協也愚於此有兩義

焉一在漢人去其草野之見也讀書揣摩與服官之聞見迥若天壤前代之陳跡不可泥也當下之通融不可執也事關國體民莫不合則當爭貴詳婉而不貴激烈詳婉者和而激烈者非和也况乎詳則利害曉然而從違不難立轉婉則意言易入而冰炭不致莫容於以匡時而濟美有餘矣而十人不能同志百事不可盡爭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在古人以爲老成在今日則爲妙用畱有餘之地以養其畏愛之誠應急而猝有所執彼此亦共白其無他也彼堅守草野之見者愚固知乖離而罔濟去其見而可乎一在

滿人存其虛公之懷也士各有所抱而來豈可入一籌莫展矧以疎遠而謀親密非真有確見真有實心未敢抗顏而侈口也同爲分猷宣力之臣尙求集思廣益之誼彼曰若何官也而亦預我事若何人也而亦悖我言凌厲滿假之氣當之者亦不能不隱忍而任受毅然任事之心反變爲頽然卸事之心是職誰咎歟當思生雖限於地天心不以逃土而賤其才官旣同其曹朝廷亦以一體而督其過奈之何不藹然以相接而誠然以相洽也使其事事而盡公以直已非和衷之義况其未盡然乎然是二義非同夙夜

在公之詞呼僚友而可告又非如懸爲令甲之訓勅
有位以重中是在 皇上慤慤然念古帝王當重熙
累洽猶無忘勸勉夫臣隣誠有以均事權而化氣習
廢新進者無鹵莽而僨轅悉心以弘濟習練者無驕
競而覆餗善氣以迎人豈不師濟成風而協和敷化
也哉

策畧四

念及今日之民斯治平之機也念及足今日之民尤
治平之要也今日之民真不足矣不足而可聽其闕
里蕭條乎今日之民真不可不思有以足之矣足之
而必俟春秋補助乎遡開國之初年民出水火而登
衽席重歛之後家無厚蓄兵燹之餘人盡子遺而壺
漿尙供於 王師筐篚不缺於禹貢未聞有去親戚
棄井臼鴻噉于中澤者未聞有析骸易子三空四盡
者嗣而屢豐有慶四海之內烟火萬里鷄犬相聞豈
不謂和樂者乎而數年以來惟正非增公旬無擾不

知何以民之不足也遂至于此况其所謂不足者又與古有異古之不足野多其草耳室如懸磬耳五穀不登耳半菽不飽耳而今皆非也東南之沃壤未嘗變爲石田西北之曠粟未嘗變爲童山况乎絲枲之物如故也鉛鐵之產如故也綺紈雕鏤吳越自有巧工搯羸服賈秦晉未絕遠客則是向來小民所以爲食租衣稅無不給養生送死蔑弗瞻者悉由於此今同未甚減也而此曰不足彼亦曰不足不足者果何物乎抑所以不足者何由而致乎此軫念民生與留心國計者不可不早思而急籌之也愚試爲民請

命可乎糧額準萬曆之初取民可謂有制矣乃朝廷賦役有制官吏之誅求無制有藐法而行私者二曰樂輸也曰還庫也火耗重徵之弊不與焉有假公以濟私者二曰折差也曰幫費也橫索暴噬之苦不與焉有奉行不善者一曰急催科也而酷刑竣法不與焉何謂樂輸正賦已畢重作無名之攫取立限明催所爲蹙額痛心而切齒者皆樂輸之名爲之也而民安得不貧何謂還庫督撫司道兵馬欵差一過其境遂爲奇貨可居不難費一開十箕歛合邑瓜分一堂乃曰吾應急而動用庫藏也爾民當還其額一歲

之中常數次一次之中常數千而民安得不貧此其
藐法而行私者也至于舟車牛蹇之役刀金芻豆之
需用百而徵千餘者盡化爲青蚨絹帛藥料之解交
米豆器具之遞運用十而索百餘者悉歸之墨綬折
差之苦恒大於幫費幫費之苦又瑣於折差民是以
貧也非假公濟私而何若奉行不善則不止守令之
過矣賦稅以十分爲考成是就一年考之也非一季
考之也又非一月考之也今之巧於催科者斷無出
於一季之外不思于耜舉趾之時農家安得有貯鋤
牛重息而稱貸或賤鬻其車牛計至萬寶告成早已

子如其母是小民辦一年之賦而竭兩載之力也而
民安得不貧此其故豈獨在守令乎台司之催檄如
雨承舍之遣督如雲惟守與令亦有不能自定其喘
息而少延於晷刻者奉行不善流害又安窮乎又有
大惑而不解者世無金穴之室朱提竟等于夜光人
乏仙藥之奇白錙遂希於結綠往往精金一錠可以
奔走一市之大賈輦致十斛之玉粒金生則粟死又
何惟其封庾而舉室以逋露積而浥腐不恤乎殆前
之所爲藐法行私者囊橐之而往也否則假公以濟
私與奉行不善者朘削之而盡也乃貪吏每有敗露

之時究亦僅同於染指者何也大都喪名敗檢而取
諸下民者亦復甘言厚幣而奉之上官逆流而上積
則不通民間所以絕無寸金此曰不足彼亦曰不足
者職此故耳明乎所以致此之由豈無法以治之與
懲貪以實法行自上是在 皇上大奮乾綱一清吏
弊俾官無行賂之地則不勸而自廉吏絕通賄之門
則不約而自肅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緩一日民
筵一日之生不三年間樂利蒙休而豐亨成象不難
也何憂乎民之不足乎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其利又不獨在民矣

策畧五

刑也者所以生天下之具也何以明其然也人自飲
食男女之慾啟而血氣知覺之戾生不有以整齊而
抹正之恣其所爲不必皆天資兇狠之人往往卽於
犯亂其何以遂其生乎夫有生而不能遂先王慮之
矣爰爲之刑以例之若曰爾不能遂其生子一人教
之以無胥戕無胥虐于于然咸遂其生是天良未敗
以前之人天生之天良旣敗以後之人君生之也故
訟獄一事聖曰哀矜王曰欽恤皆惻然有惻怛忠厚
之意行乎其閒詎云武健以任法乎無如後之人不

識明刑弼教之旨相沿而流於刻鏃動謂不失律已耳噫亦思律之名何昉律之義何居律之詰曰矩曰率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爽進止而主容樂之律不爽損益而相生刑之律不爽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其平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古之知律者省刑今之知律者不失罪其相去爲何如也我朝定鼎以後卽定刑書非急于用法也恐用法而不平非所以示將來而教天下也恭讀 世祖章皇帝御製大清律例序曰內外有司官吏敬此成憲勿得

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荷軼休哉豈非泣罪解網之仁哉而後之奉行者何如哉愚方有慨于中久矣以爲明問未必及之也而不虞及之而且詳悉以盡言也邇者言官條奏亦嘗疏及刑名未必痛哭以陳而歷指其弊然已足動 皇上之清問而復緩決之舊章矣今如歷指而痛陳之更問執法之吏曰數年以來有有意之冤濫否乎有無意之冤濫否乎恐執法之吏亦未敢自許其水平而鑑明也卽強顏自欺人亦未能口服兩心信也不得已而飾一詞

日 明廷怒而殺之王夫 朝廷者天也天有怒則
雷霆隨之未聞日擊若而人也天有殺則霜雪行之
秋冬而離披黃落者入春則復菁葱而扶疎今者雷
霆必有擊耶霜雪之餘尚能菁葱扶疎耶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屬奈之何曰怒而殺之遂殺之也
盜環犯蹕漢之君未嘗不怒而欲殺之張釋之何以
不奉命惟謹耶千古而後謂釋之爲何如人也則亦
大可動念矣然則刑也者果生人之具乎之生而致
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之死而致生之不義而不可爲
古之人曰寧過乎仁勿過乎義今之人曰寧過乎義

勿過乎仁愚以爲義不可過也仁亦不可過乎法盡
乎臣職大德歸諸 朝廷則亦求其當而已矣何以
求之曰復三覆之例也遣恤刑之官也行熱審之典
也三者皆屬故典頃者謂事涉繁文政滋更變遂一
切報罷嗚呼他事而刪繁就簡可也一成不變可也
刑法何事而可云此乎故愚竊有望於今日之祥刑
也

策畧六

法有不必盡變者變之一節而全體敝變之一時而經久難其不可以經久者非法之敝也急目前之更張未能舉端以見委任一人之識見何以權始而要終故狃於此而膠於彼務其偏而遺其全又何怪乎因敝而思更絃敝卽伏于所更展轉支離愈變而愈敝也乎迨其動而有阻乃始嘆用法之難非用法之難用法而屢變屢變而不求故之難也然則今日之銓法病正坐此執事慨然念選除之壅滯欲圖永善之規慮遷擢之濡遲爲計均平之則意誠殷矣愚請

得而備陳之近世銓衡之制不異往軌無庸粵稽卽
遵我朝之舊章參伍以求其當按吏部之掌故全
體而計其通於以疏滯而經遠也易易已夫古今猶
是人才也古今猶是官制也何以昔不壅而今壅昔
不變而今變乎殆由於仕路之漸狹也陞遷之已碍
也且易進而難退恬靜者莫遂其素心有陟而無黜
闕茸者徼倖以竊位也譬之水然前波未逝後瀾已
興其不至于淤蔽而汎溢者幾何哉然則仕路何以
狹乎伏察官制內而卿寺外而巡道郡佐以及縣佐
幕僚原其初蓋已參酌盡變忽焉議裁不思

其旣爲郎有皓首之嗟待授有河清之歎已登仕版
猶爾如斯彼投牒通籍者益可知矣奈之何不壅陞
遷何以碍乎京官同品以衙門爲分別外吏多員須
廣途以並進亦猶行路者之殊徑而同途也今則同
品論俸缺人方以次及之舊去新來詎無空署之日
後陞先補安得量移之人至於藩臬之分憲守職旬
宣巡職固圍掌雖不同衙可兼攝如必僉事而叅議
必副使而叅政銜以地拘官憑署易故有十年不遷
之太守有兩考未移之少叅職是故耳官莫衆於有
司也若隘其登進之路與紆其遷調之途厥苦滋甚

內陞主政陞四京職以及金吾參軍兵馬指揮京縣
尹之屬外陞州牧別駕可謂廣矣夫何以較年勞而
備員小京職者復與後起之知推再較年勞以陞主
政且功績懋者越而上矣逋賦清者躡而前矣以後
趨前轉而復以前屬後恐亦非法之平吏禮兵工分
四曹而熙績主事無經年之俸戶刑二部備直省以
宣猷主事多數載之勞則又由於正郎不必皆本署
之次遷而遲速攸異也乃內滯而外益滯外遲而內
愈遲奈之何不壅古者二疏辭國史美其高風賀監
去官朝競爲祖餞重恬退也內外大僚或功名已著

或身負隱疾或懸車之歲已逼或侍養之情甚殷予
告而返恩禮斯隆故東山有太傅而洛社多耆英也
今且峻其程限矣速其赴闕矣否則有罰誰復能遂
其初服也以致京邸有諸項候補之官內陞多遙授
虛銜之嘆如之何不壅往者一歲之終計海內更易
之官常以千數督有舉劾也撫有舉劾也按與鹽漕
河道皆有舉劾也尸位素餐墨吏解綬豈曰苛乎邇
者不知何以民生愈蹙而官評愈粹也才祗庸罷而
守無敗檢也刻章旣廢白簡亦虛狐狸莫容豺狼不
問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譏竊位也奈之何不壅

是數端者不必煩言路之條陳不必煩元老之廷議
只在吏部按故籍而求之通徹籌畫一歸舊法品級
考一書以備考稽台省官同議以杜執拘惟虛心惟
公道惟和衷惟主持勿推卸而因循勿紛紜而膠固
行之數年將有弘開薪樞之日矣豈止於無壅滯也
歟

策畧七

人才不必其出於一途也致審於真僞之間而已矣
取才不必其拘於一格也致慎於嚴濫之間而已矣
三代以下人才盡出於學校故有道德之士有法術
之士亦有刑名之士其他擅一菟精一業莫不因之
得名亦何常有所謂正途異路之別乎秦漢而後以
胥吏起家者往往致身台輔史傳名臣於是乎刀筆
之徒爰尊之爲鼻祖而吏與儒遂判爲二嗚呼吏與
儒豈岐而二焉者哉使儒而不可吏也腐焉耳矣錢
穀刑名非真不可以問相使吏而不本于儒也隸焉

耳矣案牘押判何事非得於讀書迨初岐之而終背
之儒遂自尊其爲儒吏已淪胥其爲吏闕茸鄙聞爲
士流所不齒於是用人者不得不棄彼而取此而人
之稍稍有才具者寧終老於經生而不屑寄跡於公
署非人輕吏也吏自輕耳烏有自輕而人能重之者
乎烏有人不相重而能自振者乎漢者乃謂近代取
才之法太拘往往引古蕭黃爲況之流曰或中未嘗
無人夫何不興起而鑒拔之也夫興而卽起者應運
之真才鑒而後拔者簡才之良法而無如真與僞易
辨嚴與濫未辨使天下謂吏也者公家所不甚鄭重

之人也故可以僞爲吏之官也者公家所不甚愛惜
之名器也故可以濫予獨不思古者止有儒名而無
吏名以儒人而習吏事故曰吏習吏事而不失儒行
仍曰儒奈之何岐之者弛之弛之者賤之至於已弛
已賤而猶不思所爲嚴以求其真慎以祛其濫則亦
非王者立賢無方之意也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文
武並隆已足鼓揆奮之氣資格盡化逾可以揚側陋
之奇至於吏員一途亦得分符百里躋秩六曹洵闢
門擴網之典乎而邇者遂有核其報滿之期者矣又
有議其詐僞之弊者矣非嫉也亦非苛也半生黃馘

而窮經未沾天家之升斗五載青衣而抱牘遂叨上國之衣冠此其初不可不嚴其始進樹棘鍵闈而應比百駑不能一驥佩刀握管而及期入網遂無遺珠此其中不可不嚴其考稽連篇累牘以遴才磨勘常嚴於一字單詞隻帙而定職先資僅取諸片時此其終不可不嚴其程式愚請得三進而策之四方之人聚於京師募役者一紙相招應選者一紙投認卽有甘結安知其不夤緣而售詐也法莫如從原籍起文盡投吏部吏部考中撥充內外各衙門有不能辦役者放黜歸里別取服役其甘結批照悉如現例則始

進可以無濫也役滿之後咨回吏部嚴爲考校及格者分別錄用否則另撥重叅亦如科目之有上第下第也庶練習之久事理精通文義明爽不愧一官則考稽可以無濫也諸生考課鄉會兩場皆有定式合式則取不合則棄惟考吏員隨意命題難易多寡程式參錯法莫如立爲規則或論或策附以判牒行移諸體精通者爲一等平通者爲二等否則勿錄且關防不可不密也千百人操筆於一堂保無鳳冠而雞冒保無溝葉之逆流保無畫蘆而依樣有一於此真僞溷矣非所以定程式也所當並嚴之一嚴則無所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八
不嚴吏之少有才智者自相謂曰上之嚴所以示重也則亦相引以爲重一真則無所不真人之視吏員者曰彼果能真不欲自輕也我亦何忍相輕將見儒習爲吏吏化爲儒無科目之名而皆得科目之實卽漸致台輔史傳名臣如漢唐之卓越也無愧矣人才豈出於一途乎取才豈拘於一格乎

策畧八

漢唐以上之文章不以取士也典禮紀事纂著表章家自爲體而不同漢唐以後之文章所以取士也策論詩賦帖括制義國與爲體而有定其有定者體裁耳醇駁華實之各趨則亦人自爲之而後世乃謂文章關乎國運遂標舉歷代文章之美惡復論列歷代之國運以配之嗚呼是豈盡文章之過乎奈何盡舉而歸之于文章也夫文章枝葉也有根本焉根正而本實枝葉自鬱以挺根搖而本枯枝葉自萎以疎是豈可專咎兩賜之不時壤埴之弗沃乎語曰文心聲

也其心懽者其聲和其心悲者其聲戾故未有孔孟之心而爲楊墨之聲者亦未有盜跖其心而爲夷惠之聲者文枝葉而心根本不已彰明較著哉則凡欲正天下之文者正天下之心焉耳矣欲正天下之心者正天下之學焉耳矣何也學術最易移人之情性風尚先以靡世之文章厥有源流未易治也我國家嘉意右文無方取士謂明以八股應舉勦襲浮言無裨治體因命禮部更用五策以觀其濟時之畧二論以試其窮理之功表判以覘其聲韻斷制之學臯哉其弗可尙矣愚乃以根本枝葉之說以應執事之

明問者治心之論治心而卽以治文之論也士自成童受書以及擗管爲文問欲何求曰吾以求利達耳揣摩時務不爲匡世厲俗之言祇爲諧世媚俗之言不爲明理見性之論祇爲牽引附會之論其志已卑其文亦鄙富貴汨其心也目不覩全經全史祕顯語于枕中政不辨宜古宜今拾坊刻之餘唾其識已隘其文惟襲孤陋窘其心也夫士之所爲家修而廷獻者獨此區區之心耳旣紛于富貴之櫻情又困于孤陋之無識卽倖博一第當官懵然問以錢穀刑名之事反不如刀筆吏口能誦而手能指又何怪乎處士

虛聲之誚儒生常談之譏也哉 皇上誠欲得真才
而用之則亦有以豫養其真也語曰周士貴秦士賤
夫士何以貴也負笈擔簞歸然有王佐之才甕牖桑
樞隱然負公輔之器所以云貴而今且苟且闕茸矣
一二自好之流莫爲之先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善
不揚何以興起乎試行徵辟之典試爲表里之文將
聞風者且軒舉也士之稍稍負才者非甚老成率不
能自除其豪邁心之所感不禁筆之于文慷慨淋漓
不合時宜往往而有非優容則一語可棄非甄拔則
五色易迷蓋不必軋茁如劉幾也試開茂才異等之

科試設博學鴻詞之日應運者將輩起矣然而士心
爲根本焉孟軻曰有恒產者有恒心則養士之身卽
以養士之心養士之心卽以養士之文又何患乎文
運之不彬彬而文體之不大正也哉故崇學校選師
儒惜人才重德行愚敬颺言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策畧九

天之權大於人降災禳於一旦人之權敵乎天謀備禦於平時非人之可與天爭也天將有利於人而人違之其失也逆逆不可為也天將有不利於人而人備之其得也順順固可為也王者於是乎有備荒之政夫荒亦不一矣有荒於天者雨暘不若冰霜非時帝心降割也有荒於地者斥鹵有不毛之壤山河有移徙之虞坤輿失職也有荒於人者戎馬所至生荆棘大兵之後多凶年醜類播害也三者皆起於運數之適然生於人心之不意似乎因任而莫可為之所

者夫豈其然哉小民困歲時之遭逢君相不可以言
命四海冀事前之修救朝廷非借以沾恩于是備荒
之策不可不急爲講求也周禮十二荒政大抵皆修
救耳以周公之才詎不能爲先事預防之計顧出於
補救權宜者何也三代之取民有制正供不出於井
田損上而益下則可爲因下以益下則無濟公田所
入僅以供匪頒祭祀之需尙安所謂有餘者以相賑
乎耕九餘三意存乎節儉法主於積儲卽以持天時
人事之不及脫饑饉游臻力有不繼不得不出於補
救之權宜者亦大聖人委曲周詳之苦心也後世則

不然上之取下常盈下之貢上無歉公家節毫末積
之久而如林官吏畱絲粟積之久而濟急閭閻寬鎔
銖積之久而無置故議救爲後而議備爲先公備之
而待散私備之而自給公私交備之而遠近可相及
矣豈不甚善歟往代之事且不具論如我朝二十
餘年以來災荒亦屢告矣何嘗不蠲乎何嘗不賑乎
詔語自是春溫虛名全耗於中飽金錢已成星散實
惠半沒於朋侵民亦知感國恩民亦知歌帝德
乃菜色猶存而鳩形愈瘠朝廷安從而見之乎望
公門以領賑筋力竭而虛歸受胥吏之拘牽婦子顧

而相悔哀嘆呼搶之聲 朝廷又安從而聞之乎故
議賑之不如議備也然則備之之策爲何有備之於
民者斟酌義倉之法是也義倉之意在勸輸民豐亦
易從但春借秋償之法最足以長奸而滋擾今惟節
取而行之大有之年上者輸幾許中者輸幾許下者
輸幾許遇荒而給亦以三等相配民曉此意不以爲
義倉止以爲外庾不以爲損已而利人止以爲節已
而濟已不必官吏之督察者何不可行也有備之於
官者聽訟之法春夏的決秋冬罰穀現行事例吏之
貪庸者無論已卽有畱心者率欲多其數而急以完

未幾請託去之矣未幾折收私之矣甚則舉室鼠竄
而弛之矣卽一邑一歲所報不過十餘石庸有濟乎
今有以少爲多之法凡事犯不應量罰四三石或六
五石穀貴之地費不過數金穀賤之鄉貲惟當一布
投刺者不屑潤橐者亦厭細也民易完而粟已積存
以待賑豈非萬一之助乎有備之於 國者諸事皆
有攸司備荒獨無專掌議於計部另設一司專領其
事以庶尹所罰之俸錢官吏空月之廩給籍沒估變
之家產權歸其司置帑收貯以備不時誠甚便也我
皇上在御屢豐降康原無須此萬有一焉積三年者

可贍一省積五年者可贍兩省又何致臨期有措處
之難而遣官有驛騷之弊也歟

策畧十

建言者人臣忠蓋之氣也人臣忠蓋之氣不得已而
諸空言不可使之有所鬱亦不可使之有所沮何
也代天子而謀理亂之規其事必非可緩爲小民而
請旦夕之命此衷原欲其伸鬱焉則悱惻慷慨難以
獻之朝廷亦難以期諸僚友沮焉則唯諾取容得失
蔑由以聞忠佞亦蔑由以辨庸細故歟然而鬱之沮
之者不在下而在上所以致此鬱而沮者又不在上
而在下懸鞀設鼓古徽皆知可慕況乎置之專官者
是人主無不求言之時也求言而言不至與至矣而

言不當皆足以動世主之疑迨其疑之甚而偶有中
焉雖欲不鬱而不沮也難矣嗚呼以身事主猥當言
路乃至鬱之機自我生沮之患自我啟此心尙能安
乎奈之何不懼然省也漢高帝有如流之美唐太宗
有好諫之名宋仁宗具有爲之姿其始未嘗不若轉
圜也上苑之請迨之以不情懷鵠之累過之以已甚
折柳之諍過之以不必自世而後朋友尙且難之而
以施之至尊可乎夫君臣之間有恩禮亦有情義未
有情義不孚而恩禮勿替者必至如漢武之不冠不
見黷恐亦非臣誼之所當出者矣此其故不可不深

長思也我 國家倣前制而置言官固已弘開諫諍
之路下 明詔而求讜議亦云廣收忠益之懷而猶
慮緘嘿不敢言與披陳而不見採鰓鰓如 執事所
云者愚蓋稔識其故也 朝廷所存者無非虛受之
心臣下所言者不無公私之辨百公而一私已難語
於純臣百私而一公安得不爲壬士公而隣於私立
言當斟酌於臨時私而假乎公冥行難徼倖於屢試
有一於此不但繼此者可疑而不足聽卽前此者亦
可疑而悔其已聽也不但上之人有厭薄之心卽同
列亦生扞格之患矣況乎人各有私行已之私輒欲

妨人之私假公以行已之私何怪人亦借我之私以
示公百爾君子咸洗其心庶可瘳也愚於茲有兩義
焉一在 陛下之斷也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矧
此歷宦中朝諳於掌故者乎念其不寢而聽金鑰未
嘗非補袞之忱有當 宸衷卽曰石畫何者 陛下
至公而無私也既有合於至公之心卽爲至公之論
不必問其由來矣勿俟更下所司核覆卽與降 旨
施行則芻蕘得當不勝鼓舞于臣心一在部覆之明
也當事有自是之心恒忌言者更張其局就中伏便
私之圖益恐言者指摘其短嘔心瀝血而上章隻言
片語而議格非所以集思廣益也宜 勅六曹凡台
垣條奏可者照行卽闕有思議所不至事宜有未合
亦當明白入告何者則膠柱而鼓瑟矣何者則理絲
而棼矣何者則暫而未可久矣何者則小而不可大
矣部議果確卽有不行亦足以服言者之心不致長
執拘之習若牽引舊事欲繁詞以遮理與歸併虛文
借現例以了局皆當詰責以杜剛愎則官守言責可
相與以有成夫如是颺言拜手鬱者鬯而願爲鳴鳳
不爲寒蟬補闕拾遺沮者通而柄非獨操舟可共濟
矣忠藎之氣非託諸空言實見諸行事也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彙編

擬免下江六府明年田租之半詔

仁孝皇后擬諡冊

固山貝子準達冊文

樂章考

皇功冠萬古頌

祝于振甲中丞帳詞

孫鍾元徵君誄略

禱雨疏

孫文正公愷陽先生像贊

朱品方小像贊

張鶴洲行人小像贊

御製竹賦贊

康叔度像贊

神醫圖贊

正里中習俗一 父子同席

正里中習俗二 女不拜父母

正里中習俗三 艷衣履行吊

正里中習俗四 呼半字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九

清苑郭茶快圖著

彙編

擬免下江六府明年田租之半詔

皇帝詔曰朕纘承鴻緒一紀於茲深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凡厥撫綏愛養計罔弗周事罔弗舉冀康阜可臻和樂克奏用以仰迓天休聿光 祖烈實殷且摯廼者下江六郡災沴洊聞民多失所頃遣官賑採猝難起蘇雖四海悉吾赤子痾瘵維均而吳土沮洳賦徭猥重議者方且請減

浮糧緩夏稅以甦此一方民朕思減浮額其中尙需
清釐緩催科不遇從容時日無如實加蠲免俾元元
者蒙惠而吏不得有所奸也其免明年田租之半以
昭朕軫恤災黎至意本歲漕白征運及物產本色諸
額有不便者所司詳議以聞知子大夫咸能以朕心
爲心欲寬緩而不欲苛細也詔使聞知若曰四海民
艱所在可念朕將有後命焉

擬

仁孝皇后諡冊

皇帝制曰朕聞虞嬪翊化仁偕雍穆之依周配嗣音
孝嬋婉愉之篤稽芳流于青簡望古尙企厥徽揚懿
躅于皇闈昭代寧賒茲典欲彰思媚之嫺爰申易名
之章惟爾皇后氏靜婉令姿清貞華胄早兆黃雲之
瑞天妹崇隆中符紫氣之占月姊合德友樂惟琴瑟
鐘鼓賦繆葛于六宮敬恭及筐筥蘋蘩擬河山于九
御珮搖長樂能開重幄之顏珥脫未央數進盈朝
之警儉而可風玳瑁無簪勤矣堪多稔穰有種朕方

宵衣而旰食后亦夕惕以朝乾儷彼姬姜疇云古勝
方諸馬鄧洵謂今賢乃熊夢叶占寶鞶欣其正啟何
蟾奔頓上玉綴悼爾常韜念采藻而摧懷七華乍歛
遏猗蘭而動鬼七月猶香大禮言循彝章肇舉茲敬
錫之諡命曰仁孝皇后省璿宮之翟綵禕祿有耀于
三泉攬宸漢之瑤華廟祐行光于百代惟希淑爽昭
享鴻稱願篤慶于邦家奠豐芑而永固遂施及于孫
子衍椒實以維蕃泥紫爲封剪黃作冊

固山貝子準達冊文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稽欽文于帝典親睦颺休

廣愛敬于天潢錫封行慶欲勵忠勤之效爰弘祚胤
之榮朕纘膺寶籙繹思丕烈以凝圖篤念宗盟式普
鴻祿而展惠爾宗室準達迺多羅貝勒杜爾祐之子
也恪謹允以承家蓋忱知能輔國是用封爾爲固山
貝子爵服有階德懋則貴而益貴勲庸罔替恩龐斯
親以及親爾尚克殫徽猷夙夜無忝于圭組聿圖亮
節功名有待于鼎鐘爾其欽哉

樂章考

察歷代樂章用之於郊祀者饗 帝祝釐之詞也用

之於廟祀者導揚功德之詞也用之於朝會宴饗者

協洽明良之詞也用之諸祀及軍中者酬報誇美之

詞也和神人洽上下義各有主焉再察我 朝樂章

順治 年禮部奉 世祖章皇帝欽定頒發遵用已

久今憲臣因四海蕩平我 皇上文德武功夏邁千

古請定樂舞昭垂奕世奉 旨會議遵察古樂俱用

雅頌諸篇漢郊祀十九章帝臨青陽等歌皆薦享之

義景星齋房諸篇皆慶祥之義饒歌多敘戰陣之事

輶歌舞五曲則用之宴享魏晉以後更定不一郊祀
明堂只有其名惟饒歌多有傳者唐樂最繁樂章多
闕七德之舞亦非用之郊廟宋以後尤繁大都更名
不更制明初考訂極詳樂章却簡今議肇舉樂章當
從頌體頌也者美盛德告成功也用之朝會宴享以
昭喜起之盛允爲懿典至於饒吹乃軍中之樂不必
考究可也

皇功冠萬古頌

有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載駿化翔洽鴻恩不需八紘靖
謐四極稸寧履豐書大有帑膾充贏多祉奏奇禎滋
陬陰罟地大而裕氓恬日熙 殿陛之上論道崇儒
懋登邳理綱整紀釐文昭武振皇乎綦盛也而 睿
慮淵遐 神謨敏毅迺安不念危治而厯亂蒐田時
勤乎 翠華講武弗輟乎虎旅洵遠駕成康近軼文
景已舞干用格虞德允脩錫鉞專征姬勳式集不益
偉歟顧以曩者闢宇南服假節鎮將於滇於粵於閩
開藩建燾要荒用奠二紀於茲孰謂權高物侈志溢

禮墮驕蹇萌芽奢惰尤效貫日以盈瘡匪可蓄於是
褫厥兵符 詔徵入覲在 廷之論相衡 廟堂之
謨立斷 勅下之日海寓鬯歡么膺震慄彼謀包叵
測戒犯無將者蓋久爲 宸衷所鏡 廟算豫畫中
已詎意井蛙逞見轍螳賈勇揚滇水之逆波煽鬼方
之魅焰盜兵狂弄冀稽誅罰原其竊發固昧而狡啟
猶悞故爾生歸我使臣脇從我疆吏誰曰非要實自
審必敗也洎羽檄警飛 聖主赫怒于是命將選徒
錫劔祭禡不浹旬而先鋒壓荊州逆旅麇惶據南楚
以自蔽氣蹙謀窘譎辭煽張惑愚誑戾鬼技畢暴矣

未幾閩逆效尤封嶺遊金報至 朝廷稔其悖且懦
從容出師誠之先靖浙陲繼搗閩窟無何海寇乘焉
內爨毒熾雷廉結連甌粵桂林兵譁廣州附逆五嶺
梗阻 上命移師往擊不緩須臾旋而浙東平旋而
閩逆破旋而雷廉廣桂繫頸乞活冰解霧消期月而
已先是賊帥出蜀川踞漢中關陝震駭悍將叛據鞏
昌大將軍選收之納降以平嗣是滇渠暴殂我兵乘
勢并力分道奮剿攻瑕挫銳賊弗克支擁乃穉孽退
保昆明黔蜀以次恢復於是百萬熊羆江漢雷霆摧
枯六詔賊蹙反接就戮諸逆悉平於戲巍哉伏考往

牒七旬格有苗百里伐崇密書則頌舜德詩則頌文
功立今跡昔威伸葦爾也師撻彈丸也孰與虜萬里
孰與虜三狐至若吳楚悖漢淮蔡畔唐抵其渙局勃
亦奏功抓其落膽愬以告捷方斯不益茂諸而厥臣
猶慶而厥績猶碑也洪惟 帝德丕崇 皇猷允塞
七萃宣威四征獲醜拯蒼赤於塗炭帝山澤之瘴雲
金甌宛然鉄柱卓爾溯始要終悉稟 廟算機宜弗
爽於 亶聰載運以輸慮煩民力飽騰總資於節儉
且軍麾攸監籌車告盈羽檄遄飛輪蹏胥健槩由
宵旰動天 上帝格而垂祐饑溺由已下民誠而單

心者也 皇功冠乎萬古 神武超乎百王亶其然
哉是稱披曩冊而靡前宣駿聲以永後矣迺者露布
馳奏 聖人霽顏軫茲將士勞瘁黎首瘡痍惻焉撫
膺橐弓矢而登衽席勒鐘鏞而同福祿 恩覃中外
澤被臣民木鳳啣書金鷄肆赦慶罔弗興瑞將疊獻
焉粵稽嘉與天下更始之誥吳平煩聖慮之言皆非
所難於 熙朝無庸更陳於 聖主也臣實弁鄙斐
然無章濫廁詞林躬逢顯懿雀躍蟲鳴編言成頌用
志忭慶云頌曰天佑 皇清四海謐寧 聖人御宇
文昭武英湛恩覃霑大猷允成皞皞九域熙熙者氓

寶琛遐屆蒲穀摠誠詎曰震疊德被實宏載戢干戈
王道平平念此南服猶擊其鉦 帝曰盍旋息鼓偃
兵滇醜回遁悍不來庭謬逞螳臂式虐式橫 天子
赫怒爰整會會鋪敦江漢羣醜震驚咄乃閩粵獫亦
猙獰咄乃羗蜀豨亦憑陵六師南徂是膺是懲萬旅
千乘如雷如霆彼昏奪鬼繫頸來迎海澨以戢五嶺
以亨巴夔以辟秦隴以坪如籜斯帚如魏斯烹湖湘
狡踞天適孔憎殪厥渠魁蠖蠓翳翳維彼孽遺竄伏
昆明貉豨遄討金鱗乃熒言堙其險言言乃傾羽日
羽月露布 闕廷 天子曰咨維乃之庸虎臣曰咈

濯濯其鬻羣工曰於 廟謨實承軒燧迄茲奮武繩
繩田獲三狐古莫與京式燕式喜可碑可銘乃文乃
武厥德厥功億萬斯年天佑 皇清

祝于振甲中丞帳詞

太子少保巡撫直隸大中丞三韓振甲于公建牙保
郡甫市一期風紀整釐湛恩汪濊衢歌曠野無間遠
邇 聖天子下璽書褒寵之特晉宮保 制詞優美

逞古莫侔三輔人士靡弗仰若斗岱卽非三輔人士
亦靡弗欽如卿景誠軼昔爍今者哉七月六日爲公
攬揆之辰保郡縉紳之里居者製錦稱觴徵言不佞
於戲不佞雅欲贈公以言矣竊惟紫霄賚弼稟星下
析木之津黃甲輪靄生嶽降崧山之秀故霖雨鹽梅
而用傅商祚遐緜旬宣文武以歌申周邦咸喜信阿

衡之生間世知平格之壽自天况南有臺北有萊
天子猶歌虜羣后升如日恒如月邦人何靳于元臣
惟公瀚海斛琛閩山蒼粹道峯聳萬仞磨才皆培塿
之形德瀆傾九環薄殖盡涓滴之比雲從龍而起豐
沛家聲豈四姓小侯驥躡景而邁金張才族多五王
高館遡淵原於炎漢東海門喬慶繁衍於唐初東陽
績最洵震旦之望氏絜 熙世之雋英迨 綸綵敷
恩而簪纓錫顛橋門觀化彬彬乎禮樂三千臯比聽
經穢穢乎儒賢七十迺屈士元於孤竹干桃蔽野三
年而麥秀成謠洎遷卓茂於潞河五馬戴星百日而

羊朝罷飲頌遽蜚乎京縣名遂筆之御屏福曜移躔
箕尾斗牛過乎比舍清風拂道馬卿蘭相載彼同舟
千古自作美談兩江咸觀奇遇秦淮秋月迴照見席
有凝塵春雨石頭深傳說夜不閉戶紀甲子之冬首
折 元后之南巡一路聽輿歌稔識羊續懸魚龐參
拔薤八城吞巷語豔稱樂巴投硯高穎坐槐迨 翠
華載幸於金陵而銅虎趨朝於鳳邸問名問職可是
一月三炊且獎且褒每蒙九天一笑正擬稽循漢典
擢太守而秉鈞適當啟事山公藉于公以陳臬外臺
實司紀聽三吳之嶽動雷轟中旨更宜綸軫七邑之

桑田滄海臯陶兼領伯禹之命維揚不出淮甸之疆
敬拜 如絲儼登彼岸誠振古之曠遇實 昭代之
鴻謨也感時事而抗章言皆石畫凜 綸音而趨
闕氣獨軒昂於是暫釋拯溺之肩再總祥刑之憲無
何而德星輝於燕趙人知郭伋重來王鈇頒自雲霄
世慶張綱特遣禮隆三接賜金賜綺賜驂驪 語出
九重爾清爾慎爾勤敏披肝露膽李沆之見在幾先
畫地指天韓歆之言無不盡自矢臣心如水弗寧如
粟與如羊能令民佩無刀安用束蒲而束楚絳騶來
乎赤縣到處寒帷 白簡上之 丹楓多人解綬誰

自此地有虎二千石盡列龔黃不聞彼野哀鴻百十
城同登衽席敢破朱門之柱霍家廝衛家奴莫不膽
寒能察赤子之眉二月絲五月穀何曾肉補張詠停
三秦之運可以比休延壽置五長之防于焉讓美邗
畿千里總陟春臺上谷萬家近沾化雨士向戈頭枕
忻村鼓之無聲吏從冰上行願雀墉之罷訟漁陽郡
賦禾兩穗部樂張公貞觀年斗米十錢民歌唐帝曩
傳聞於書冊今方觀聽於郊圻近揆文遠奮武疇
不云 王國石磐右扶風左馮翊野共愛召伯棠茝
礎石正圖勒峴首之碑稱觴適值遞麻姑之酒金颺

漸爽北斗指參井之星玉露初清左廂乞雲花之巧
是月也萊公懸蓬矢於華陰詰朝乎王母餽筐桃於
漢殿天門開而偉人降名世原符半千日影長而壽
域輝仙籌正添五十野人有獻曰芹曰曝何殊似斗
之盃海客同來乘鶴乘鯨祇帶如瓜之棗况百花嶼
畔士君子三祝成詞一畝泉邊卿大夫九如載賦某
久欽星鳳雅締芝蘭江上數峯烟曾共掃六朝之風
染石頭一片月已流傳同姓之相如此 帝心鑒迺
冰心晉宮保酬公康保此座正虛左以待願庭樹早
春榮實其年方大衍而生慶華筵瑞翔鸞鶴敬調千

秋歲用佐九霞觴 門高青海閣閱今豐沛攀虬鱗
倡鳳嘖聲華峻斗南霖雨甘畿內扇清風燕山趙水
無疆界 一葉梧桐拜雙鳥蟠桃會響靴簧開玳瑁
仙子瀉醪酥都堂凝靉黠歌無艾皤皤元老調金甌

孫鍾元徵君誄畧

吾鄉容城孫徵君鍾元先生粹拔山河瑞侔星鳳孝
原性植廬墓致白兔之徵懿德天敦鼓盆明盧鴈之
義五百年而生名世誕有殊祥十七歲而上賢書譽
傳夙慧奇探岫嶺羅皇典於胸中秀發瑯環拔鴻詞
于筆下持身有道式玉式金取友必端如磋如切孝
廉繫天下之望鹿太常簪盍江邨書生懷宗祏之憂
孫文正雞盟易水周旋楊左欵緹騎於白溝曾爲生
橐篋而歿衣衾預遠魏瑄假行騰於紅廟始免點青
蠅而全白璧哲謀不爲頃刻意氣可擬雲霄迨正人

相繼而凋零乃君子不期而退卷沉潛理窟參決朱陸俾無異同羽翼儒風渾化關閩安有門戶衣布衣而履草履鄉井式其樸淳行法行而言法言紳士奉爲模範編摩不釋于手所著有南北理學諸書交遊時造其廬相接多吳越知名之士廷臣交章薦辟累朝特疏請徵盛德久孚於人倫高風共屬乎物望廼綸音招隱不學嚴光之來而復去但以母老爲辭及蒲轂到門豈如周黨之朝而勿官竟引年衰謝使移家於蘇門深處非慕孫登泛舫於洛水中流無殊郭泰二河之學者北面執經兩地之門人西窗肄業士

相稱必曰夏峯夫子世所仰無如容縣徵君未敢遽比於杏壇豈欲徑同乎鹿洞片言傳座右競濡筆而記之一字落人間定什襲以藏也子皆才子最良不止白眉孫是賢孫其少已充青選五服共百口爭如同爨之風六世在一堂不作黠孫之簿老而好學與衛武公同地異時賢以傳家視太丘長輝今映古洵斯文之麟鳳實吾道之斗山也行年九十有二梁木忽摧去家一千而三牛眠未卜識與不識皆垂泣統言四海之人親與弗親總故鄉寧昧三輔之籍邵堯夫本范陽人也祇因安樂窩在南竟傳爲洛下之生

程夫子雖伊川產乎猶念發祥處於北不忍廢博陵
之祀况紫陽教行閩越何仍徽國崇封文公家世覃
懷尙用昌黎繫氏可見前賢不忘故土奈何吾里憇
置斯人蔡不揣凡庸有懷古誼不敢謚而敢誅擬申
漬絮之儀欲人善與人同寧勞掛劍之懸

禱雨疏

維神享茲一方之祀冀其能禦災捍患轉禍爲福以
乂安元元也郡自去秋苦旱三冬不雪米價騰貴人
心惶惶蔡曾奏記守土諸官不肯聽卽聽亦虛文了
也春時幸有雪米稍稍賤及今三月餘無雨多風二
麥將枯土乾不能布種米復貴人心益惶惶饑者間
爲鼠竊狗偷大可憂懼伏念鬼神之道爲善者降之
祥爲不善者降之殃旱燥數月年荒則饑殃孰大焉
郡人芸芸不可算數豈皆不善者耶何槩與以殃耶
如謂貪黷武健致干天和神實有權何不以殃敗類

而反殃此蚩蚩之衆也或謂氣運攸關神不克轉古
來反風滅火蝗不入境者誰爲之耶雖水旱之災世
所時有保定何地耶民貧役重加以剝削無藝即使
屢豐亦鼠爲猫積耳一無年卽溝壑委矣神其忍之
乎荼有濟世志而無由表見衰且病夫復何望獨是
鄉里之間耳目之前有難膜外置者不可以語人而
以告諸神惟神其鑒之倘荼之人不足取心不
足信語不足採則亦已爾萬一有可取有可信有可
採伏望神大沛時雨以救此一方民人間世官有
大小事有鉅細官小事鉅必請于朝而後行鬼神陰

陽之德也想亦如之乎卽幽明無異亦祈錄荼此言
奏聞上天軫此赤子勿竟置之死地然後可不然
惟天好生此語豈虛傳乎人有不信鬼神者荼平
日尊敬日月過廟必式想神亦默鑒之况前年荼
爲毋發引大雨如注荼夜半禱天旋而晴霽家有祟
來禱於神歸而自驅家亦卽寧是區區之誠神
如鏡照而響應之矣今不揣敬爲鄉人請命萬懇
神之聽之不然荼非私言也乃不見諒于神世人
何以勸善惟神三日內卽昭示之伏地叩禱不
勝悚切

孫文正公愷陽先生像贊

余兒時家於郡南小巷環公郡第而居也會
公從京師歸稅駕於茲行者辟易惟穉子許
竚觀焉憶公冠東坡巾衣深衣太帶著朱履
豐軀偉幹背濶可掩兩人電目嶽顙炯炯屹
屹眉高而濶鬚長而疎兩頰色重於面顙以
下有鬚數莖散散修修與頷頤等河口垂耳
音吐如鐘儼然神人也郡守以下僉來謁拜
或堂上或階下或儀門內禮度不一公皆有
問慰獎勉之辭尊重輝煌泰山北斗也比余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九
心竊敬慕之迄今五十餘年矣猶隱隱在心
目間戊辰嘉平月公孫紫淵捧一卷曰此先
文正公遺像也乞子題其端余沐手展觀非
丹青摹寫乃公文集冊端劄劄氏髣髴而粹
者雖無頰毛神妙規度具是矣敬爲之贊曰
大人君子神傳青史吳絲固工畧以去似蕞墻如見
蓋讀予序公之一紙

朱品方小像贊

漢人畫麒麟唐人畫凌煙君於尺幅間丹青亦爛然
非水之滄非山之巔四壁一兀兀以窮年君不聞
赤帝子有云平安事詩書而手一編

張鶴洲行人小像贊

朗目疎眉廣額豐肌有道之表君子之儀宜其廊廟
奚以茅茨宜其紱冕奚以履屨一主一僕兀坐何爲
牀頭纍纍有卷將無嗜古雕蟲之詞几上斑斑有器
將無愛古冶鎔之藝雕蟲古而何濟冶鎔古而何裨
君如陶情而適興莫如掌上盈盈之酒卮

御製竹賦贊

洪駕南巡攬結岳瀆龍舸泳江顧瞻爽肅睿藻煥發
爰賦萊竹嘉迺亭亭愛茲蠹蠹材美會稽德懷淇澳
璀璨奎章焜煌鳳籙韻府蜚英詞壇扇馥仰溯莫儔
頰傳難續臣老好文薔薇日沐虔書在屏光賁茅屋

康叔權像贊

余未識公於平生識公於畫圖神情藹藹眉宇愉愉
非括囊而無咎則愛鼎而有譽名奚美乎仕籍行特
表乎鄉閭宅相孔佳家聲允都何以贊之詩有日抑
抑威儀維德之隅

神醫圖贊

榆關茹子彙亨精岐黃術三世家傳也庚子
有事於赤陽突染時疫懼不克自醫夜夢兩
道人衣冠甚偉鉞其腹出水盈升醒而漸愈
疑爲神佑後檢本草閱名醫像其中有宛如
夢中所覩者一爲扁鵲一爲立晏先生驚喜
非常因按圖摹繪裝演供奉以志神祿余因
爲之贊曰

顏貌古而澈衣佩麗而潔或飲上池水或作廣湯液
庸其生也能聽聲而寫形且其沒也能入夢而理結

將無千百世上之神醫與千百世下之野相有潛爲
調燮者乎

正里中習俗一

父子同席

父子大倫賓筵樂事大倫主嚴樂事欲洽不嚴則不
肅不洽則不鬯也父子不同席今諺所傳古禮攸繫
蓋以人非衛武或無監史在傍而姓不東方恒有詼
諧出口舞僇弁俄纓絕燭滅夫子未出於正吾黨安
得直躬近來里俗同席爲常主人開讌但云羣紀皆
芝蘭嘉客登堂幾忘義獻是橋梓過當同分禮宜亟
正

正里中習俗二

女不拜父母

君坐而拜其臣父坐而拜其子臣無論大小也子豈分男女乎矧怙恃深恩詎獨淺於謁死而拜稽恒禮何偏靳於椿萱吁嗟吾里女多不拜父母桃夭未賦尚曰膝下之驕冰泮旣歸遂作堂前之抗卽使掌珠可愛不幾羊膝弗如若謂禮非爲女設則戴氏之內則不必讀而班家之孝經竟當焚矣願以斯言爲齊家者告

正里中習俗三

艷衣履行吊

禮曰春不相巷不歌詩曰匍匐救之凡以示慟也故
 羔裘玄冠先王有禁素車白馬古人所傳近俗頗澆
 率以艷衣履行吊家無重襲何難呼我友而假衣几
 有生芻詎忍向喪家而誇錦不如陶侃門前之白鶴
 甘同虞翻匱側之青蠅倘捫心而安則執紼可廢

正里中習俗四

呼半字

古者冠而字以表德也麟編書字爰爲褒美之文曲
臺敬名已在成人之列伯先在否弗宜對子全呼子
卿足下何常臨文偏諱若夫稱姓而截字則白樂幾
同於伯樂張平何異於張憑義殊未安大雅所誚倘
逢孫子穉截之則不恭若對王龜齡半呼則甚醜古
人所未見吾里何獨然



圖書

皇清宣統三年

三

